

马驿山

□吴瑞芳

前段时间，路过镇青门公园，看到记忆中的马驿山掩映在繁密的绿树中，但没看到它古朴的容颜。此后几天心中念念不能忘，于是带着小外孙专门去看望它。

镇青门是青州历史上东阳城的西北门，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明清两代时，镇青门为官府驿站，是官员差役换乘车马的地方，故又名马驿门。后来，马驿门的城墙拆了，只剩下两座二十多米高的土堆，远远望去跟小山一样，人们就叫它“马驿山”。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马驿”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山上有很多蚂蚁呢，向来有密集恐惧症的我一直不敢靠近它，后来才明白是以马为交通工具的古代供马歇脚的地方，但一直都是路过时远远地望几眼，直到多年以后，在史书中看到端坐的它。

1989年版《青州市志》记载：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大将刘裕攻陷南燕国都城广固（马驿山西侧），下令将此城夷为平地。留羊穆之为青州刺史，在北阳水以东、南阳水之阳（即今南阳河之北）另筑东阳城。明洪武三年，州府迁入一河之隔的南阳城。清代，东阳城渐被废弃，城垣大部分已平，唯存北城墙之西城门，即镇青门，以及长27米、高20米、宽14米的城墙门洞。历经战火，到1948年，只剩下残垣断壁，至1949年基本就剩下两个大土堆了。

今日再从它身边经过时，望着两堆长满了杂草的高高土堆，脑海中是史书中它最初的模样：马驿门门洞高7米、深纵20米，顶上建有30多间老房子，建筑群分成为东、中、西三院和南、北大殿。东西长度约50米，南北长度不少于30米。通往顶上建筑群分别有两个门，东门是朝阳门，西门是玄阳门，进入两个门后分别有影壁墙和假山。顶上建筑群有东、西、中三院，中院为正殿。如此壮观真切的辉煌建筑，却毁于无情的战火，让人心疼。

将车子停放在镇青门东侧，我领着小外孙进入人声鼎沸的镇青门公园。在“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儿歌声吸引下，他直奔儿童游乐场，开启了积木车、钓鱼、蹦床等游戏。游乐场北边，五六十位中老年妇女正围着双马拉车的雕塑载歌载舞；南边，双杠、漫步机等健身器材前围满了老人和孩子，再往南的乒乓球桌案前，四个人激战正酣，周围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西边，高高的镇青门牌坊和长长的三面浮雕墙周围坐满了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还有几位老人在吹拉弹唱。牌坊两侧有古装人物雕塑，西侧还有一座六角凉亭。牌坊往南50米左右，镇青门后边就是马驿山。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门前，一人多高的围墙却挡住了我的去路，丛生的草木又遮挡住了视线，我只得沿着围墙往东南走。正南方向，林立的居民楼对面，我终于依稀看到了它沧桑的容颜：高大的乔木和低矮的灌木夹杂之下，两堆高高的土堆依旧顽强地屹立在原地，默默抵御着岁月的侵蚀和风雨的洗礼，一如我记忆中的模样。东边那一堆的中段，青砖垒就的古城墙瞬间将我拉回到了曾经金戈铁马的岁月：拱洞高耸的城门洞开着，旌旗猎猎的城墙之上，守卫的士兵远远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间小路上，驿官骑着快马，风尘仆仆地从远方飞驰而来，连忙下来迎接，友好地招呼他稍事休息，牵来另一匹快马，目送他带着信件或者物品，继续向着目的地飞奔而去。士兵牵过劳顿不堪的俊马，为它拂去周身的尘土，梳理有些凌乱的鬃毛，喂它喝水吃料，普通人性的马儿“咳咳”叫着，将头靠在士兵的手臂和衣袖上亲昵地厮磨着。

辚辚的车马声中，行军打仗的、挑担赶路的、驾车送货的……穿过马驿门，让这里一直热闹繁华、活力四射。直到1913年，它和诞生了著名的《阳关三叠》的渭城驿站以及让杨玉环香消玉殒的马嵬驿站一样，默默退出了历史舞台。

往日巍峨的城墙已经不复存在，热闹辉煌的镇青门也只剩下两个土堆。但是，古城的历史和文脉却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融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马驿山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守望着，仿佛在追忆着往昔的辉煌和那些久远而动人的故事。



马驿山遗址

剪报里的旧时光

□董国宾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信息的洪流如同无边的潮水，将手机、电脑屏幕填满。而那一份份沉甸甸的剪报，却静静地躺在泛黄的文件夹里，仿佛是时间凝固的印记，记录着属于我们的旧时光。

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订报纸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但爷爷是个热爱读书看报的人，他会在每个清晨早早地赶到街头的报摊前，花几毛钱买上一份当天的本地报纸。那份报纸，不仅是他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和生活的调味剂。而我，总是在放学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那些已经有些褶皱的报纸，寻找那些能让我眼前一亮的內容。

有一天，爷爷突发奇想，从废品收购站买回了一堆废旧的杂志和报纸，说是要制作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剪报集”。我一听，高兴极了，连忙拿来剪刀和胶水，跟在爷爷身后，学习如何制作剪报。

爷爷是个做事极有条理的人，他将报纸按照内容分门别类，什么政治新闻、体育赛事、文学小说等，都被他小心翼翼地剪裁下来，然后用胶水工整地贴在本子上。我呢，是个贪玩的孩子，只对那些有趣的小故事和精美的插图感兴趣。每当发现这样的内容，我便迫不及待地用剪刀剪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还会在旁边画上几笔，简单记录下自己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慢慢地，在爷爷的影响下，制作剪报成了我的一大乐趣。每当周末或假期，我总爱捧着一叠厚厚的报纸，细细品读，遇到感兴趣的文章、美丽的图片或是触动心灵的语句，便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贴在那本我早已准备好的剪报本上。最初，我的剪报内容大多与学习相关。那时的我对知识的渴望如同干渴的人对于水的渴求，无论是有关学习楷模的报道、历史事件的解析，还是科学实验的新闻，我都会一一剪下，作为日后潜心学习的宝典。这些剪报，不仅帮助我巩固了学习阵地，更激发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也承载着我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剪报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开始关注社会热点、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每当读到一篇关于某个城市的人文故事或是某部电影的精彩影评时，我都会忍不住将它们保留下来。这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桥梁，让我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去感受那些遥远而陌生的文化与情感。

在我珍藏的剪报中，有一张特别引人注目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老照片，记录着几十年前的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照片中的人物身着传统服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背景音乐似乎在耳边回荡。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想象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这张剪报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一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致敬。

当然，我的剪报本中也不乏一些趣味十足的片段。有一次，我读到了一篇关于宠物趣事的文章，讲述了一只聪明的猫咪如何学会开冰箱偷吃食物的故事。我被这篇文章深深吸引，忍不住笑出声来，当即决定将它剪下来收藏。这些轻松愉快的剪报，如同生活中的调味剂，让紧张忙碌的日子多了几分欢笑与温暖。

那时的我们，虽然生活条件简陋，但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快乐。每次翻开那本厚重的剪报集，就像打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即使报纸上的字迹逐渐变得模糊，但那份情感和真挚却愈发清晰。爷爷曾经告诉我，每一篇文章、每一张图片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而那些故事正是报纸存在的价值所在。

前几年的一个夏天，爷爷去世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我和他曾经一起制作的剪报集。那些纸张早已变得陈旧不堪，但那份心意和记忆却依旧鲜活如初。看着这些熟悉的剪报，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感受到了那份真诚而淳朴的幸福。

而今，我更为珍惜每一份报纸和剪报了，虽然数字媒体的普及带来了信息获取的便利和效率的提升，但我却总觉得那份旧时光中的剪报集所蕴含的情感和意义是无法被替代的。我重新尝试着在自己的生活中保留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记录和分享生活的点滴。每当我发现一篇让我深受感动的文章或者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本子上，并且附上自己的感想和心得。我的生命里，似乎离不开从小在爷爷的熏陶下进行剪报的时光了。